

暹罗与中国

陈序经 著

商务印书馆

書叢史文

國中與羅暹

著經序陳

版出部輯編書叢史文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93672）

金暹羅與中國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陳序經

編輯者 文史叢書編輯部

出版者 文史叢書編輯部

長沙南正路五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重慶成都長沙衡陽邵陽貴陽常德
梧州桂林柳州昆明肇慶梅縣韶關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支館

金華鄭縣恩施萬縣贛縣福州西安蘭州
南鄭南陽廬江香港新加坡澳門廣州灣

港

岑家梧先生曾費了不少時間爲我校閱，區旭先生又爲我重抄一遍，這都是我很感謝的。
二十八，十二，二十。於昆明。

自序

閱了本書的目錄的人，也許以爲它的內容，主要是討論暹羅本身的問題；可是事實上，但全書的目的是說明中暹的關係，就是有些地方，表面上是敘述暹羅本身的問題，仍是以中國的立場去解釋，這是讀了本書的人都能明白。我所以名它爲『暹羅與中國』，就是這個原故。在書裏各章，所說的話也許有了多少重複的地方，這是因爲在寫的時候，預備每章單獨發表；其實有了好幾章，已在各雜誌發表過。詞句上的重複，本來可以修改，然而我所以照樣付印，一來是要保存本來的真面目；二來主要的是想使中暹人士對於這些話特別加以注意。我少時住在南洋，離南洋後，二十年來，差不多每三年都必到南洋各處一次。比較的說：我逗留在暹羅的時間很短，然而我對於暹羅，卻特別注意。這個原因，是讀了本書而尤其是最末一章的人所能容易看出來的。

在這本書裏，我對於暹羅最近的親日排華的政策，很不客氣的指摘；然而暹羅近百年來在各方面的進步之速，我也很直率的承認，這可以說是本書的要旨。自然的，我對於這方面的解釋也許未能十分透澈，但假使這本書能夠喚起國人對於中暹的關係，加以注意，那麼，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可以說是達到了。

目次

緒言

第一編

第一章	暹羅的國名	五
第二章	暹羅的人口	一一
第三章	暹羅的泰族	一九
第四章	暹羅的歷史	二六
第五章	暹羅的概況	三三

第二編

第六章	暹羅與華化(上)	四一
第七章	暹羅與華化(下)	四八
第八章	暹化與華僑(上)	五四

第九章	暹化與華僑(下).....	六二
-----	---------------	----

第十章	暹化與西化.....	六八
-----	------------	----

第三編

第十一章	暹羅與西化(上).....	七七
------	---------------	----

第十二章	暹羅與西化(下).....	八五
------	---------------	----

第十三章	暹羅與英法.....	九三
------	------------	----

第十四章	暹羅與日本.....	一〇〇
------	------------	-----

第十五章	暹羅與南洋.....	一〇八
------	------------	-----

暹羅與中國

緒言

暹羅之於中國，不但歷史的關係，至爲長久，就是現在的關係，也最爲密切。

明史外國傳說暹羅爲隋唐的赤土，而隋書南蠻傳又謂赤土乃扶南的別種。又據史籍所載，三國時吳康泰曾出使扶南，晉時扶南也常常遣使來中國朝貢，隋時常駿又使赤土。唐、宋海上交通發達，中暹的關係必定很爲密切。元史之關於暹國與羅斛的記載，有十六處之多。除了中國遣使到暹羅外，據暹羅與西洋的史籍所載，暹王敢木丁曾兩次來中國朝見，並且帶了許多中國磁匠回去暹羅，製造磁器。直到現在，在蘇口胎與薩文克樂，尙存有不少磁窑舊跡。明代洪武三年，曾『命使臣呂宗俊等齎詔諭其國。』永樂時代，鄭和又常到其地。暹羅方面，朝貢之頻，史不絕書。而暹羅這個國名，也是出於洪武所賜。到了清代，鄭昭是華僑的兒子，曾恢復已亡於緬甸的暹羅，而做暹羅的皇帝，建立暹羅的國基，使暹羅直至現在，爲南洋的唯一獨立國。鄭昭是近代暹羅的立國元勳。

這是歷史上的關係。在種族上，暹羅的第七世皇普差拉加特卜克曾公開的說過：『暹華關

係很深，就是我個人，也含有華人的血統』。暹羅的皇室，尙且如此，至於民衆方面之含有華人血統者，人數之多，更不待說。因爲歷史上的關係長久，血統的關係密切，所以暹羅受中國的文化的影响，也至爲深刻。

在歷史上，在種族上，以至在文化上，中暹的關係，既是這樣的密切，以情感論，以道理論，以至以利害論，中暹兩國應該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亞洲的和平，共同驅除東方的公敵。然而很不幸的，暹羅不但不與中國共同維持亞洲的和平，共同驅除東方的公敵，反而常常施行排華的政策，漸漸的趨於親日的方向。比方暹羅人所稱爲聖明的鄭昭，是被暹人所壓迫而退位。暹羅政府在一九二六年所刊行的暹羅一書，公然承認鄭昭的被迫退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爲他是外國人。其實鄭昭何止只被暹羅人壓迫而退位，據說他且被暹羅人所害死，這是以往的事。現在呢，暹羅又不要明代中國人所賜與的國名而改國號爲泰，極力的鼓吹其所謂汎泰主義，存心挑撥中國境內的一些民衆，故意宣傳唐代的南詔爲其祖國。此外、對於中國政府，則反對交換使節，對於中國人民，則提高入口稅率，施行識字試驗，想盡了各種方法，以限制其入口。同時對於居留暹羅的華僑，又用婚姻以引誘，用教育以陶染，用法律以壓迫，使其忘宗，使其暹化。

事實上，暹羅這種排華政策，對於中國，既未必有害，對於暹羅也未必有益。暹羅雖反對中暹交換使節，與限制中國人民入口，華僑在暹羅的人口與勢力，並不見得因此而減少。至於

暹化華僑的辦法，恐怕不但無效果，反而會引起他們的反感。我們看看二十餘年來，暹羅華僑地方主義的打破，中國國語的流行，以及各種愛國運動的發展，救國團體的增加，就能明白華僑民族主義的發展是與時並進的。其實我們也可以說華僑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受了泰族主義的影響的，而泰族主義的發展又是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的結果。因為暹羅在近代而特別是百年以來，曾自動地努力去接受西洋文化，暹羅既是西化，暹羅的華僑也隨之而西化。民族主義的運動，在近代西洋文化中，是一種極普遍而顯明的現象，暹羅的泰族既是受了這種運動的影響，華僑也間接或直接地受了這種運動的影響了。

而況在暹羅境內，除了泰族與華僑外，還有老撾，緬甸，柬埔寨，馬來由各種民族，假使他們也受泰族主義的影響，或間接受西洋民族主義的影響而發展其民族意識，那麼，暹羅內部豈不是有了民族爭鬥的危險嗎？至於暹羅親善日本，不但足以引起中國的反感，而且足以引起英法的反感。日本兩年餘來，用了全國的力量，尚不足應付中國，要有餘力去應付英法，那只是一種夢想。暹羅得罪了中國，又得罪了英法，則在國際上所處不利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希望暹羅當局，要深切的洞識；所謂泰族主義，會引起他們內部民族糾紛的危機，所採的親日政策，會引起國際上不利的地位，趕快的澈底覺悟，趕快的改變方針。這不但中暹邦交得以和睦，就是亞洲的和平，也因此賴以維持。

第一編

第一章 暹羅的國名

關於暹羅這兩個字的連用與其來源，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國傳，曾有下列的記載：

暹羅在占城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卽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養給焉。元時，暹常入貢。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洪武十年，照祿羣英承其父命來朝，帝喜，命禮部員外郎王恆等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並賜世子衣幣及道里費。自是其國遵朝命，始稱暹羅。

從這一段記載看起來，暹羅這兩個字的連用，是始於明洪武（一二三七年）十年，雖則暹羅斛國的名字，在洪武十年以前，元朝以後，已經爲中國人所知道。我們考暹國與羅斛國之見於元史者，共有十多處，可是沒有暹羅斛國數字的連用。元史卷十九述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四月壬寅賜暹國羅斛來朝者，衣服有差。』這顯然是說明暹國與羅斛是兩個國家。又在元史裏除大德元年，載暹國羅斛兩國同在一處外，其他各處之關於暹國與羅斛的表貢，皆分開記載。例如卷十六載：『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十月癸未羅斛王遣使上表』，與卷二一

○載：『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一二九五）進金字表。』又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曾有羅斛與暹的記載。他對於這兩個國，不但分開來記載，而且明明白白的指出暹與羅國是兩個國家。然則『暹羅斛國』這數個字的連用，我們實不知從何時始，也不知是從何處來了。

島夷志略暹國條云：『至正乙丑（一三四九）夏五月，暹國降於羅斛。』大明一統志卷九十暹羅國條也有『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合爲一國』，與上面所抄的明史所謂『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也許是據島夷志略而來。

島夷志略的著者汪大淵，在元至正間，曾附賈舶浮海，歷南洋數十國，所記大約無大錯誤。我曾參閱達嗎蠻拉查奴帕（Prince Tamrong Rojanubhab）所著的暹羅古代史（王又申譯本）也有多少同樣的記載。

又考元史卷二十八，至治三年（一二三三）春正月，暹國尙遣使來貢。所以暹之被羅斛征服的時間，當以汪大淵所說爲準確。

不過我們不能不奇怪的，是暹既爲羅斛所征服，爲什麼此後還把暹字首列，而稱爲暹羅國或暹羅斛國。

不但這樣，暹國之見於中國史書最早者好像是元史，而羅斛已見於宋史。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丹眉流國條云：『丹眉流國東至占臘……東北至羅斛。』羅斛既是一個歷史較長的國家，後

來又滅了新興（？）的暹國，而中國方面還叫做暹羅國或暹羅斛國，這是很使我們不解的。

總之，從中國的記載看來，明史所謂暹羅一名，是始明初，大致沒有什麼錯誤。因為羅斛之併暹是在一三四九，而明史載洪武之賜名乃在二十二年後（一三七七）。就使暹羅這個國號並非始自洪武，那麼暹國與羅斛之合爲一國而稱爲暹羅，也當在一三四九以後。達嗎鑾拉查奴帕氏在其暹羅古代史裏也以爲暹羅這個名詞，乃出自中國，他說：

當希因他拉蒂王（King Sri Inrathitaya）在蘇口胎（Sukotai）京宣佈立國之時（按爲西曆一二五八年），考木人（Combodians）尙在洛泊布里（Lopbouri）存有一部份之實力，洛泊布里又稱羅。……中國方面記載，稱在南方尙屬於考木者爲羅斛國，係採羅之意，至於北方，已隸泰族人之蘇口胎則名曰暹國，取其在暹國境內之意（依王又申譯本）。至於英文 Siam 一字達嗎鑾拉查奴帕氏卻以爲出自印度。他說：

Siam 之一字，乃爲近代始有之名詞。外國人稱暹羅曰 Siam。但泰人自稱曰泰國或蘇口胎京。Siam 一字原屬梵文，因此疑 Siam 一名亦係由印度人首先稱呼者。中國外國之人，亦不過依聲稱呼而已。照字義講，Siam 一字有兩種解釋：一曰棕色，二曰黃金。用之於人種，意則其人棕色，用之於國家，意即其國多金。據外國之考古學者推測，Siam 一名，原以稱呼南部泰人者，泰之住於緬甸境內者爲湄，湄字恐爲 Siam 之變形，積時日久，音調轉變，乃成爲湄。但持反對者，亦大有人在，謂泰人皮膚比之考

木老人潔白好多，故棕色之解釋爲誤。又因暹羅產金，故多金之說，較爲近情。此層更與教史中所載阿輸王派遣教使二人至素灣蒲木（意即產金之地）宣傳教義之說，互相印證，更覺吻合也。

此外又如格累姆（W. A. Graham）在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十一版暹羅（Siam）一文，以爲 Siam 這個名詞，在暹羅一千年前，也許已很通用，不過用這個名詞來指明暹羅這個國號，卻非暹羅人自稱其國的國號。可惜格累姆在這篇文裏，並沒有指明出 Siam 這個字的來源。我們知道暹羅人自稱其族爲泰族（Thai or Tai）。自稱其國爲泰國。最近林惠祥先生在其中國民族史卷下第十六章熒揮系總論裏曾據丁文江先生的研究，而有下面一段話：

熒揮即所謂泰揮族（Tai-Shan）。揮爲種族名，泰其自稱之語，意爲自由者。揮字之起源，或謂由於中國語之山字。暹羅之暹字，亦與揮字相近，後漢書有揮國之名，即指出此族散佈之地頗廣，佔暹羅全部，緬甸東部，安南西部，及中國西南部，緯度二十五度之南。名稱隨地而異，在緬甸者仍稱揮，在暹羅北部及安南西部者則稱老撾（Laos），在暹羅南部者則稱暹羅人，在雲南者曰熒夷（Pe-yi）或擺夷、白夷、蒲蠻（Pu-man），在貴州者謂之仲家或水家，在廣西者爲僮、儂，四川者爲僚及土人、沙人、民家、濮等名，在中國之揮又稱爲泰苗（Tai-mao）或中國揮（Chinese Shan）。中國自古即有熒、濮、及卜之名稱，故可稱爲熒族或熒揮族，以爲揮中之一支。

我們閱了這段話，可以明白所謂泰的揮的分佈的區域之廣。可是在這段話裏，也有不少可以商量的地方，不過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泰揮 (Tai-shan) 兩個字，也許是由揮字而來。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傳哀牢夷一篇裏，曾有一大段述及揮族。有些西洋學者，如胡特 (W. A. R. Wood) 以爲泰族 (Tai) 是從中國遷到暹羅。在唐以前，乃謂爲哀牢，在唐謂爲南詔 (參看 Wood: A History of Siam)，所謂泰是不是唐的南詔，以及唐以前的哀牢，我們在這裏不必討論。又後漢書所載的哀牢與揮國有否關係，也有待於他日的研究。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是這個揮國，揮註作壇，本爲T音，英文當作 Tan，與英文的 Tai 相近。現在的暹羅人自稱爲泰 (Tai)，也許就是從古揮音而來。又古T音的揮變爲齒音的揮而讀如 Shan，今日的揮 Shan 族就是後漢書的揮族，大概沒有什麼疑義。英文所謂 Shan，大概是從齒音的揮而來。現在暹人所謂泰，大概是從舌音的揮而來。所以現在在暹羅的泰是與揮同種，這一點不但爲許多人類學者所主張，就是暹羅人也承認。

我們既承認泰是從揮而來，我們現在再進一步而討論暹與揮的關係。丁文江先生以爲「揮字之起源或由中國之山字，暹羅之暹字亦與揮字相近。」暹字音也許由揮字音轉變而來，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暹族就是揮族。

我們若再進一步而考究中文的暹與英文的 Siam，我們以爲好像也有很大的關係。暹字爲思淹或思廉切，西文 Siam 的 Si 與 am 是與「思淹」或「思廉」很近的。其實，廣音暹可

以切爲 Si am。證之廈門、潮州、海南各種方音，更爲顯明。速讀卽好像單音，然慢讀就可以切爲 Si am 或 Siam。

這樣看起來，西洋之所謂 Siam，大概是由中文之暹而來。至說 Siam 1 字原屬梵文，而遂以爲 Siam 是由印度人首先稱呼，恐怕也不過是一種臆說罷。

此外，日人山口武在暹羅一書裏說：

西曆一世紀之頃，有貝利語或梵語者指湄南河流域爲息馬(Cyama)，或息馬拉打(Cyama Katta)，嗣後此等語頓易爲細姆(Siem)，又易爲沙姆(Syam)，遂轉訛爲現時之 Siam，蓋不容疑(中譯本一八頁)。

此說不知何據。同書又云，『暹羅的國名，泰西旅行家又名之爲白象國，或黃衣國，一則基於其國旗，他則形容其佛教僧侶着一樣的黃色法衣』。(一頁)這種僅據表面的觀察，尤不可信。

總之，我們以爲暹羅這個國名的稱呼，無論是從暹羅人方面或西洋方面來看，都與中國人所稱呼的暹或暹有了密切的關係。這樣看起來，中暹兩國關係的歷史之淵遠可見了。